

花癡  
中華書局  
印行





A541 212 0020 86888

## 小小說例言

本書文字淺顯，材料活潑，取名爲小小說，凡是已通文字的人，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，就是略解字義的人閱讀本書，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。所以，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、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，都很適宜。

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，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，並且，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，繪成彩圖，鮮明悅目，尤其可以助人興味。

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，不過，在故事的本身，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，本書對於這種材料，一概刪去；在文字上，或者有原文太深，和鄙俗不堪的，本書便重加改作，使讀者既容易領悟，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。

本書每寫一段故事，只取應敘的事實，其餘繁文枝節，完全刪去；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，目的是要使閱讀時容易醒目。

本書用三號字排印，行款疏朗，絕對沒有字迹模糊，損傷目力的弊病；小本精裝，攜帶也很便利。



花

癡

話說宋朝仁宗時候。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。有箇老叟。姓秋名先。原是莊家出身。有數畝田地。一所草房。妻子水氏已故。別無兒女。那秋先從幼酷好栽花種果。把田業都撇棄了。專於其事。倘偶得著種異花。就是拾著珍寶也。沒有這般歡喜。隨你極緊要的事出外。路上逢著人家有樹花兒。不管他家容不

容須陪著笑臉。捱進去求玩。倘若遇著一種名花。家中沒有的。雖有或已經開過了。便將正事撇在半邊。依依不捨。永日忘歸。人都叫他花癡。或遇見賣花的。有株好花。不論身邊有錢無錢。一定要買。無錢時便脫下身上衣服去當。亦所不惜。常有那些壞人。曉得他愛花的。各處尋覓好花。折來把泥假捏箇根兒。來賣與他。卻有件奇事。雖無根之花。經秋先種下。依然會活。日積月累。遂成了一箇大花園。

那園編竹爲籬。向陽設兩扇柴門。門內一條竹徑。兩邊都結柏屏遮護。轉過柏屏。便是三間草屋。卻高爽寬敞。窗明几淨。臥榻桌椅之類。色色清潔。階下籬邊。盡植名花。開放起來。千紅萬紫。燦爛如錦。真是四時不謝。八節長春。籬門外正對著一箇太湖。這湖中景致。晴雨皆宜。秋先於岸傍堆土作隄。廣植桃柳。每至春時。紅綠間發。宛似西湖勝景。沿湖徧插芙蓉。湖中種五色蓮花。盛開之日。滿湖錦雲爛熳。香氣襲人。說

不盡的好處。秋先每日清晨起來。掃淨花底落葉。汲水逐一灌溉。到晚上又澆一番。若有一花將開。不勝歡躍。或暖壺酒。或烹盞茶。向花深深作揖。先行澆奠。口稱花千歲三聲。然後坐於其下。淺斟細酌。自半放至盛開時。未嘗稍離。如見日色猛烈。乃取棕拂蘸水潤之。遇著月夜。便連宵不寐。倘值狂風暴雨。卽披簑頂笠。周行花間檢視。遇有欹枝。以竹扶之。雖夜間還起來巡看幾次。若到花謝之時。則累日歎息。常至落

淚。又捨不得那些落花。以棕帚輕輕掃來。置於盤中。時常觀玩。直至乾枯。裝入淨甕。滿甕之日。再用茶酒澆奠。埋於長堤之旁。謂之葬花。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。必以清水再三洗滌。然後送入湖中。謂之浴花。平日最恨的攀花折朶。就是別人家園中。他心愛著那一種花兒。寧可終日看玩。如若那花主人。要取一枝。一朵來贈他。他連稱作孽。決然不要。若有旁人要來折花者。只除他不看見罷了。他若見時。就把語言再

三勸止。人若不從其言。他情願低頭下拜。代花乞命。人雖叫他花癡。多有憐他一片誠心。因而住手者。他又深深作揖稱謝。或他不在時。被人折損了他的花木。他來見了那損處。必淒然傷感。取泥封之。謂之醫花。爲這件上。所以他的園中不輕易放人遊玩。偶有親戚朋友要看。難回復時。先將此話講明。纔放進去。倘有不知好歹的。捉空兒摘了一花一蕊。那老兒便要面紅頸赤。大大發急。下次就不容他進去看了。後

來人都曉得了他的性子。就一片葉兒也不敢摘動了。

大凡茂林深樹。便是禽鳥的巢穴。有花果處。越發千百成羣。秋先恐他啄傷花果。卻將米穀置於空處飼之。又向禽鳥祈祝。勿傷花果。那禽鳥如有知識一般。每日食飽。在花間低飛輕舞。宛轉嬌啼。並不損一朵花蕊。也不食一箇果實。故此產的果品最多最好。每熟時先望空祭了花神。然後敢嘗。又徧送左右鄰家。

餘下的方賣去。一年到有若干利息。那老人得了花中之趣。自少至老。五十餘年。略無倦怠。身體愈覺強健。粗衣淡飯。自得其樂。自有贏餘。就把來周濟村中貧乏。自此合村無不敬仰。又呼之爲秋公。

卻說城中有一人。姓張名委。原是箇宦家子弟。爲人奸狡詭詐。殘忍刻薄。恃了勢力。專一欺人。觸著他的風波立至。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蕩產。方纔罷手。手下用一班如狼似虎的奴僕。又有幾箇助惡的無賴。合

做一起。到處闖禍。受其受害者無數。一日帶了四五箇家人。同一班惡少。在莊上遊玩。那莊正在長樂村中。離秋先家不遠。信步行來。不覺已到秋先門首。只見籬上花枝鮮媚。四圍樹木繁翳。齊道這所在亦還幽雅。是那一家的家人道。此是著名花癡秋先的花園。張委道。我常聞得說莊邊有箇秋老兒。種得異樣好花。原來就住在此。我們何不進去看看。家人道。這老兒有些古怪。不許人看的。張委道。別人或者不肯。難

道連我都不肯麼。快去敲門。那時園中牡丹盛開。秋先剛剛澆灌完了。正擺著一壺酒。兩碟果品。在花間獨酌。自取其樂。飲不上三杯。只聽得敲門響。放下酒杯。走出來開門一看。見站著五六箇人。酒氣直冲。秋公料定必是要看花的。便攔住門口。問道。列位有甚事到此。張委道。你這老兒不認得我麼。我是城內有名的張相公。那邊張家莊便是我的。聞得你園中好花甚多。特來遊玩。秋先道。告相公得知。老漢也沒種

甚好花。不過桃李之類。都已謝了。如今並沒別樣花。卉。張委睜起雙眼道。這老兒如此可惡。看看花兒。有什麼要緊。卻便回我沒有。秋先道。不是老漢說謊。果然沒有。張委那裏肯聽。向前叉開手。當胸一推。秋先站立不牢。踉踉蹌蹌。直撞過半邊。衆人一齊擁進。秋先見勢頭兇惡。只得讓他進去。把籬門掩上。隨著進來。向花下取過酒果。站在旁邊。衆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。惟有牡丹獨盛。那花不是尋常玉樓春之類。乃

五種有名異品。是叫做黃樓子、綠蝴蝶、西瓜瓢、舞青、  
猊紅獅頭、五種。

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。周圍以太湖石欄之。四邊豎  
箇木架子。上覆布幔。遮蔽日色。花本高有丈許。最小  
亦六七尺。其花大如丹盤。五色燦爛。光華奪目。衆人  
齊贊好花。張委便踏上太湖石去。嗅那香氣。秋先最  
不願人家嗅他的花。乃道相公站遠些看。休要上去。  
張委本惱他不容進來。正要尋事。又聽這話。喝道。你

這老兒。住在我莊邊。難道不曉得張相公名頭麼。有這樣好花。故意回說沒有。不計較就够了。還要多言。那見得聞一聞就壞了花。你這般說。我偏要聞。遂把花朵湊在鼻子上聞。箇爽利。秋先在旁氣得敢怒而不敢言。還道他略看一回就去。誰知這廝故意生事。道有如此好花。如何空過。須把酒來賞玩。吩咐家人快去取。秋先見要取酒來賞。更加煩惱。向前道。舍下狹小。沒有坐處。相公只看看花兒。酒還請到貴莊去。

飲。張委指著地上道。這地下儘可坐。秋先道。地上齷齪。相公如何坐得。張委道。不要緊。少不得有地毯遮襯。不一時酒肴取到。鋪下地毯。衆人團團圍坐。猜枚行令。大呼小叫。十分得意。只有秋先呶起了嘴。坐在旁邊。那張委看見花木茂盛。就起了箇不良之意思。想要吞占他的。斜著醉眼。向秋先道。看你這老兒不出。到會種花。卻也可取。賞你一杯酒。秋先那有好氣。答他。氣忿忿的道。老漢天性不會飲酒。相公自請。張

委又道。你這園可賣麼。秋先見口氣來得不好。大大驚訝。答道。這園是老漢的性命。如何捨得賣。張委道。什麼性命不性命。賣與我罷了。你若沒處去。一發連身子歸在我家。又不要你做別事。單單替我種些花木。可不好麼。衆人齊道。你這老兒好造化。難得相公這般看待。還不快來謝恩。秋先看見逐步欺負上來。氣得手足麻軟。也不去睬他。張委道。這老兒可惡。肯不肯如何不回答。秋先道。說過不賣了。如何只管問。

張委道。胡說。你若再說不賣。就寫帖兒送到縣裏去。秋先氣不過。意欲搶白他幾句。又想一想。他是有勢力的。人。卻又醉了。且哄了他出去。再作道理。忍著氣答道。相公縱要買。也須從容一日。衆人道。這話也說得是。就是明日罷。此時都已爛醉。齊立起身來。秋先恐怕折花。預先在花邊防護。那張委真箇走向前。要去折花。秋先扯住道。相公。這花雖是微物。但一年間不知廢了多少工夫。纔開得這幾朵。折損了深爲可

惜。張委道。有甚可惜。你明日賣了。便是我家之物。就使折盡。與你何干。把手去推開。秋先揪住死也不放。道。相公便殺了老漢。這花決不與你折的。衆人道。這老兒其實可惡。相公取朶花兒。值什麼大事。裝出許多模樣。難道怕你就不折了。遂齊走上前亂折。把那老兒急得叫屈連天。捨了張委。拚命去攔阻。扯了東邊。顧不得西首。頃刻間折了許多。秋先心如刀割。便罵道。你這般野蠻。無事登門。將我欺負。要這性命何

用向張委身邊儘力撞去。來得勢猛。張委又多吃了幾杯酒。立不住。翻筋斗跌倒。衆人都道：不好了。相公被他打壞了。齊將花撒下。便趕過來要打秋先。內中有箇老成些的。見秋先已老。恐打出事來。勸住衆人。扶起張委。張委因跌了一交。老羞成怒。趕上前將花打得隻蕊不留。撒了徧地。意猶未足。又向花中踐踏一回。只氣得秋先滿地亂滾。搶地呼天。鄰家聽見秋先園中喧嚷。齊跑進來。看見衆人正在行兇。上前勸

住。問知其故。齊替秋先陪箇不是。方把這班人送出園門。張委道。你們對那老賊說。好好把園送我。便饒了他。若說半箇不字。須教他仔細著。恨恨而去。鄰里們見張委醉了。只道是酒話。不在心上。覆身轉來。將秋先扶起。坐在階沿上。勸慰了一番而別。那秋先不捨得這些殘花。走向前去。將手檢拾起來。看見踐踏得凋殘零落。塵埃沾污。心中淒慘。放聲大哭道。花呀我一生愛護。從不損壞一瓣一葉。那知今日遭此大

難。正哭之間。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。秋公爲何這般  
痛哭。秋先回頭看時。乃是一箇女子。年約二八。姿容  
美麗。雅淡梳妝。卻不認得是誰家之女。乃收淚問道。  
小娘子是那家。至此何爲。那女子道。我家居在左近。  
因聞你園中牡丹花茂盛。特來遊玩。不想已謝了。秋  
先聽說牡丹二字。不覺又哭起來。女子道。你且說有  
甚苦事。如此啼哭。秋先將張委打花之事說出。那女  
子笑道。原來爲此。你可要這花原上枝頭麼。秋先道。

小娘子休得取笑。那有落花返枝之理。女子道。我祖上傳得箇落花返枝之術。屢試屢驗。秋先聽說。化悲爲喜道。小娘子真箇有這法術麼。女子道。如何不真。秋先倒身下拜道。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。老漢無以爲報。但每一種花開。便來相請賞玩。女子道。你且莫拜。去取一碗水來。秋先慌忙跳起取水。心中想道。如何有這樣妙法。莫不是見我哭泣。故意取笑。又想道。這小娘子從不相識。那有騙我之理。定是真的。急取

了一碗清水出來。擡頭看時。不見了女子。只見那花  
都已在枝頭。地下並無一瓣遺存。起初每本一色。如  
今卻變作紅中間紫。淡裏添濃。一本五色俱全。比先  
前更覺鮮妍。秋先又驚又喜道。不想這小娘子果有  
此妙法。只道還在花叢中。放下水前來作謝。園中團  
團尋徧。並不見蹤跡。乃道小娘子如何就去了。想必  
定還在門口。待我趕上去。求他傳下此法。一徑趕到  
門邊。門恰掩著。那有女子踪跡。秋先連聲詫異道。莫

非神仙下降。又自思道。我因氣量狹小。故受外侮。莫若將園門開了。任人觀看。庶不負神仙下降一番主意。已定。次日便大開園門。任人入內遊覽。但吩咐道。儘憑列位觀看。切莫採折便了。衆人得了這話。互相傳開。那村中無論男女。無不至園中遊覽。絡繹不絕。且說張委至次早對衆人道。昨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。難道罷了不成。如今再去要他這園。不肯時多叫些人。將花木盡行打爛。方出這氣。衆人出得莊來。

就有人說。秋先園中神仙下降。落下的花。仍上枝頭。卻又變了五色。張委不信道。定是那老兒有甚邪術。且去看了再說。一衆行來。到了草堂看時。果然話不虛傳。那花開得比前姿態愈艷。光采倍增。張委心中雖十分驚訝。那吞佔念頭。仍然不改。看了一回。忽又起一箇惡念。對衆人道。我們且走。齊出了園門。衆人問道。相公如何不與他要園。張委道。我想得好計在此。不消與他說得。這園明日就歸於我。衆人道。相公

有何妙策。張委道。現今貝州有一箇反叛。姓王名則。謀反。專行妖術。樞密府行文書。普天下緝捕妖人。本府現出三千貫賞錢。募人出首。我明日就將落花上枝爲繇。教張霸到府首他。以妖術惑人。這老兒熬刑不過。自然招承下獄。這園必定官賣。那時誰敢買他的。少不得讓與我。還有三千貫賞錢哩。衆人道。相公好計。事不宜遲。就去打點起來。當時卽進城寫下首狀。次早教張霸到平江府出首。這張霸是張委手。

下第一出色的人。衙門情熟。故此用他。大尹正在緝訪妖人。聽說此事。合村男女都見的。不由不信。卽差做公的押著張霸引導。前去捕拿。張委將銀錢在衙門中佈置停當。讓公人先行。自己也同著衆人隨後跟來。一行來到秋先園中。那老兒還道是來看花的。不以為意。衆人發聲喊。趕上前來。一索細翻。秋先吃這一嚇不小。問道。老漢有何罪犯。望列位說箇明白。衆人口口聲聲。罵作妖人反賊。不由分說。擁出門來。

鄰里看見無不失驚。齊上前詢問。公人道。你們還要問麼。他所犯的事也不小。只怕連村上人都有分呢。那些鄉民被這大話一嚇。心中害怕。惟恐連累。盡皆洋洋走開。張委俟秋先去後。便與衆人將園門鎖好。趕至府前。公差已將秋先解進。跪在月臺上。見旁邊又跪著一人。卻不認得。那些獄卒都得了張委銀子。卽備下諸般刑具伺候。大尹喝道。你是何處妖人。敢在地方上將妖術煽惑百姓。有多少黨羽。從實供來。

秋先道。小人世居長樂村中。並非別處妖人。也不曉得什麼妖術。大尹道。前日你用妖術。使落花上枝。還敢抵賴。秋先聽說到花上。情知是張委的原故。卽將張委要占花園打花。并遇一女子將落花還上枝頭之事。細訴一遍。不想那大尹那裏肯信。因喝道。天下那有此等事。都是妖人一派胡言。快與我夾起來。獄卒們答應一聲。蜂擁上前。正待動手。不想那大尹忽然一箇頭暈。險些兒跌下公座。坐身不住。吩咐且上。

了枷鎖發往獄中。明日再審。獄卒將秋先押入獄中。聽候再審。

卻說張委見大尹已認秋先爲妖人。不勝歡喜。手下無賴衆人都道。那花園前日尙是老兒的。遊得未曾盡興。今日是相公的了。須要盡情歡賞。張委道。言之有理。遂一齊出城。教家人整齊酒肴。徑至秋先園中。開門進去。走至草堂。只見牡丹枝頭。一概不存。與前日打下一般。縱橫滿地。衆人都稱奇異。張委道。看起

來這老賊果有妖法。不然如何半日忽又變了。正言間。忽地起一陣大風。吹得那些落花。一瓣瓣都直豎起來。轉瞬間俱變做一尺來長女子。衆人大驚。齊叫道。怪哉。言還未畢。那些女子迎風一晃。盡已長大。將衆人團團圍住。中間一箇穿紅衣的說道。吾姊妹居此數十餘年。深蒙秋公珍重愛護。不意遭狂奴毒手摧殘。復又誣陷秋公。謀吞此地。今仇在目前。吾姊妹當戮力擊之。以報知己之恩。以雪摧殘之恥。衆女郎

道。阿妹言之有理。說罷。一齊舉袖撲來。那袖似有數尺之長。撲將過來。冷氣入骨。衆人齊叫有鬼。撇了傢伙。望外亂跑。彼此各不相顧。也有被樹根絆腳的。也有被石塊打頭的。亂了多時。方纔定神。檢點人數。單不見了張委、張霸二人。此時風已定了。天色已晚。只得回莊。喚幾箇生力莊客。打起火把。轉身去尋。直到園中。只聽大梅樹下有呻吟之聲。舉火看時。卻是張霸被梅根絆倒。跌破了頭。掙扎不起。兩箇莊客先扶

張霸歸去。衆人尋了半晌。只見一箇莊客。在東邊牆腳下叫道。大爺有了。衆人蜂擁而前。莊客指道。那槐樹上掛的。不是大爺的軟翅紗巾麼。衆人道。既有了巾幘。人也只在左近。沿牆照去。不多幾步。只叫得聲苦也。原來東角轉灣處。有箇糞窖。窖中一人。兩腳朝天。不歪不斜。剛剛倒種在內。莊客認得鞋襪衣服。正是張委。顧不得臭穢。只得打撈起來。眼見得不活了。擡至湖邊洗淨。先有人報至莊上。合家大小。哭哭

啼啼備棺成殮。其夜張霸破頭傷重。五更亦死。此乃作惡之報。

且說秋先被捉。左右鄰居及合村之人。均知其冤。但怕張委之勢。不敢出頭。今見張委已死。無人作對。聯合了百十人。連名具稟。呈訴前事。恰好大尹正在升堂。欲弔審秋先之事。只見公差稟道。原告張霸。同家長張委。昨夜如何如何。都已死了。大尹大驚。不信有此異事。須臾間。又見衆百姓亦來伸訴冤情。深知秋

先之枉。喜得不曾用刑。卽於獄中弔出秋先。當堂釋放。又給印信告示。與他園門張掛。不許閒人侵損花木。衆人叩謝出府。秋先謝了衆人。回至園中。見牡丹依舊繁盛。自此之後。秋先日餌百花。漸漸習慣。絕了煙火之物。所鬻果實之錢。盡數作慈善事業。後直活到一百餘歲。無疾而終。



A541 212 0020 8688B

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 
民國廿一年九月七版



有不准作翻印

(小小說)

◎ 每冊定價銀五分

編輯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

44163

標商冊註



405018

1663941